新 疆 探 险 与 发 现

寻找失落的西域文明

XunzhaoShiluoDeXiyuWenming

杨 镰·著

神秘的荒漠古城，孤寂的内陆河

生生死死的胡杨林是探险家从不抬头的伴侣

来去无踪的古老民族、不明底里的独特文明是探险家一心寻访的对象

无人能识读的死去千年的文字，是为他们特制的请柬

西域丰厚的历史遗存

为20世纪的探险家提供了记录失落的文明的写字板



持续百年的新疆探险热

楼兰/罗布泊的千古之谜

沙埋古城的于阗传说

探险家杨镰带你走进恢弘阔大的历史场景

追寻新疆探险千古之谜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新·疆·探·险·与·发·现

寻找失落的西域文明

XunzhaoShiluoDeXiyuWenming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寻找失落的西域文明 / 杨镰著. -- 北京 :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2010.8
(新疆探险与发现)
ISBN 978-7-81124-548-6

Ⅰ. ①寻… Ⅱ. ①杨… Ⅲ. ①历史地理-新疆 Ⅳ. ①K928.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114581号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寻找失落的西域文明

杨 镰 著

责任编辑 胡性慧

*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37 号（邮编 100191） http://www.buaapress.com.cn

发行部电话：(010) 82317024 传真：(010) 82328026

读者信箱：bhpress@263.net 邮购电话：(010) 823169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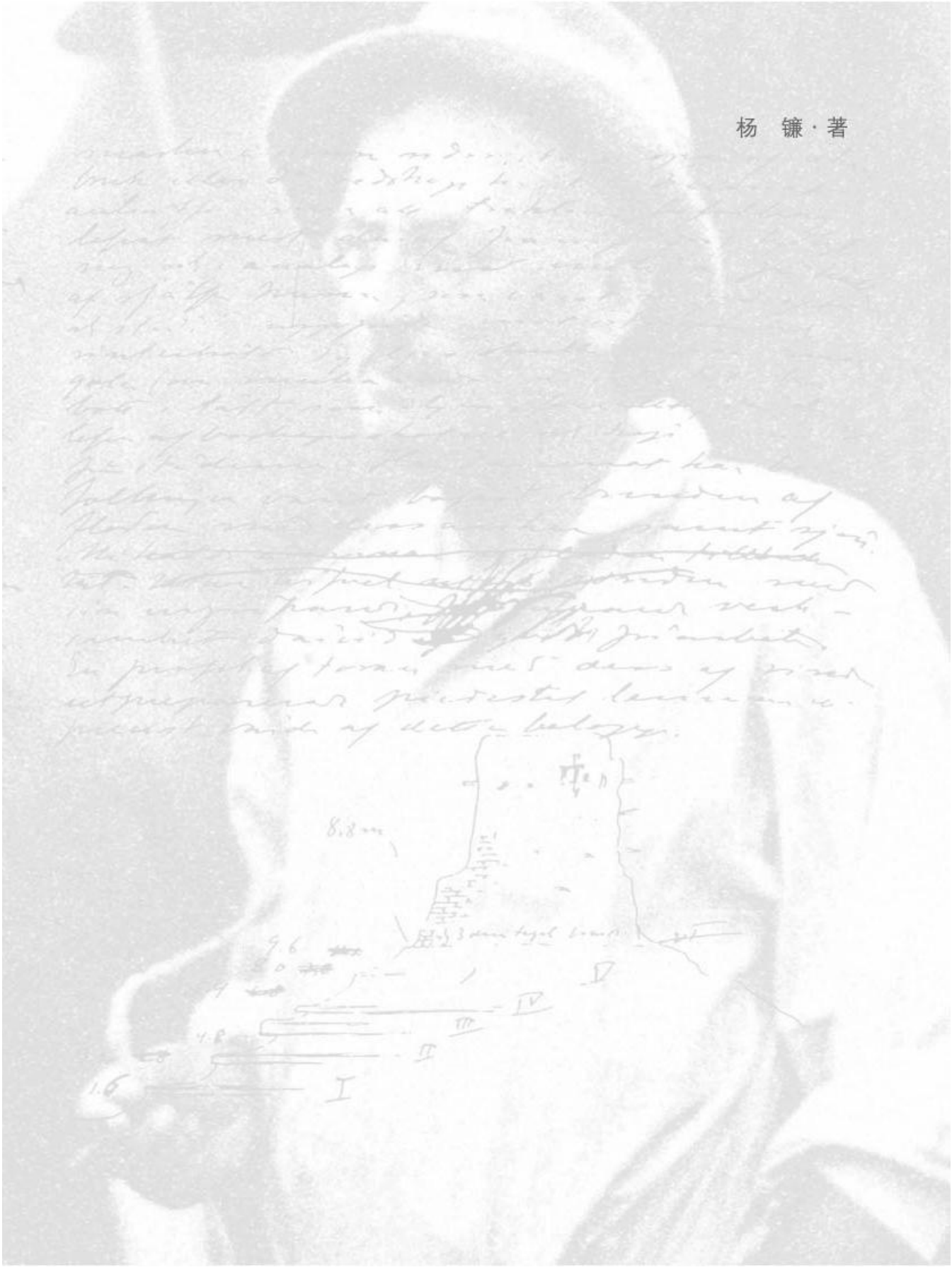
印刷有限公司印装 各地书店经销

*

开本：700×960 1/16 印张：18 字数：323 千字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1124-548-6 定价：36.00 元



杨　镰·著

导语

一

这是一部反映中外探险家在新疆进行探险考察的书。所涉及的时段，以20世纪前期为主。为头绪清楚，也为了更好地体现我的写作主旨，本书与一些同类著作的区别，主要在于：一，注重人物的活动；二，不忽略细节。从有了写作契机，我就希望书中的人物不同于史传的传主，而如同一部场面恢宏的历史小说的各种角色，在不同的场景中起着不同的作用。只是书中所写的一切，都有相应的文献依据，没有虚构成分。

如众所周知，新疆探险热（“丝绸之路——西域热”）起于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以1901年发现楼兰古城为标志。但西域探险本身却不是仅有一个世纪之久的事。这不是一本学术专著，所以不负有对新疆探险作科学评价的重任。但这也绝不是一本随意写出的书，我只是希望尽可能举重若轻地再现这一历史过程，同时把自己多年的实地体会、思考，甚至个人的探险考察融汇在书中。

在我看来，这一时期的探险家可以称为“捕捉幻影的猎手”，也可以称为“荒野的独行侠”。而广袤又单调，丰饶又贫瘠的西部大地正是专门为他们设计的舞台。西域丰厚的历史遗存为他们提供了记录失落的文明的写字板，神秘的荒漠古城、孤寂的内陆河、死死生生的胡杨林，是他们从不抱怨的伴侣。来去无踪的古老民族、不明底里的独特文明是他们一心寻访的对象。无人能识读的死去千年的文字，是为他们特制的请柬。不论赞成，还是贬斥，只要你想了解、认识新疆和中国西部，就不可能无视他们的存在。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二

“西域”这个名称出现在中国历史上，至少有2000年之久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它的具体所指曾有过变化，如今则主要用以代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与河西走廊的西端。

秦汉之际，今天的塔里木盆地（塔克拉玛干沙漠四周）人气旺盛，人类活动相当频繁。当大探险家张骞以百折不回的毅力进入西域后，就为当时世界史上的东方强国——汉打开了向西发展的通道，所以，中国史书上把张骞的西行称为“凿空”。可以说从一开始，西域就以它在中西交通上的关键位置引起朝野关注。西域是丝绸之路最有特色的地段，只要在丝绸之路两端出现了强盛的帝国，西域就成为活跃的、开放的地域；反之，就进入了它的“半衰期”，就进入了多事之秋。

据今100多年前，在19世纪与20世纪交接之际，西域突然成为举世瞩目的热点。而这持续百年的“丝绸之路——西域热”，是与两个著名探险家——瑞典人斯文·赫定，英国人斯坦因——的名字分不开的。而他们则以寻找西域被流沙淹没的古代文明著称于世。到了20世纪与21世纪的世纪之交，丝绸之路——西域将因中国“改革开放”的决策，因“开发西部”的举措，而具备全新的特点。在这时候，对一个世纪以来的西域探险作认真的回顾，不但十分必要，也十分有趣。历史绝不会重复，但历史的经验则不容忽视。我相信，21世纪仍将是丝绸之路与西域的世纪，而“丝绸之路——西域热”需要我们对历史作一番检点，看看应该扬弃什么，可以继承什么。

这，就是我写本书的初衷。

三

统观中国历史，有一个特殊情况应当引起学者们普遍注意，那就是中华文明史上的“南北对抗，东西交通”的现象。

据我所知，中华文明史上“东”、“西”这个相对的地域概念与交通联系起来，至少已有三千年以上。据先秦奇书《穆天子传》记载，西周第六代君主姬

满（即周穆王）在位时，突发奇想，仅依靠马匹就开始了他的旷世奇举——西巡昆仑。周穆王会见西方母系氏族的酋长西王母，是其西行最具光彩的篇章。周穆王向西王母道别的赠言是“予归东土”，而惜别的西王母以“徂彼西土”作答。这就是随周穆王西行而出现的“东土”，“西土”这一相对概念。

实际上，在出现“西域”这个地域概念的同时，有一个反义词“东域”与之对应。东域，指的是山东、渤海湾、辽东。尽管东域离汉朝首都长安更近，但是那时还不能征服海洋，到了海边就停下来了，很难再往前发展了。向西走那是一望无际的原野，你可以把你的一生都投入到向西的长途上，你却走不到尽头，没有人能走到尽头。所以说，即便它非常坎坷，非常漫长，同时又有很多不同的民族和国家，要攀越高山、雪岭，要经过沙漠，但是，从汉朝开始、从张骞开始，征服西部、向西部发展，就成为中华民族要和世界交往、和世界别的文明搭界的一个主要途径了。

毋庸置疑，西域文明从来是华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是独立的单元。这就是我们的研究结论，也是我们立论的基础。

四

两位著名的探险家斯文·赫定和斯坦因，关于新疆的著作都曾不约而同地自冠以“亚洲腹地”之名。其实，无论从地形上看还是就历史作用而言，西域——主要是塔里木盆地——更像亚洲的心脏。而遥遥相望的绿洲带自古就是商旅、使节、行人的折冲聚散之地。人们在绿洲小憩，留下种种印象，又感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文明熏染，并带着这种种印象与熏染远走天涯。绿洲村镇，是塔里木的天然驿站，而绿洲生态总让人滋生出珍视情感、善待生灵的愿望。《史记》将西域的绿洲村镇称为“土著”，而丝路行旅的旅途则受到“波河”的制约，所谓“波河”，是循河湖水域前行。在这个意义上，20世纪前期的新疆探险发现，等于是《史记》等史册的生动注释。

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地老天荒，命运无常，这一直就是时光流逝，万物生生不息的象征。如今塔里木盆地主要为世界第二大沙漠——塔克拉玛干侵据。而秦汉之际，西域的绿洲城邦和大漠处在怎样一种对峙状态？其间的生命线何在？今天还没人能说得清楚——有些局部位置可能永远也弄不清了。探险家在

西域年复一年地忍受饥寒折磨，饱经风沙肆虐，他们的每一个发现都是人类败北的明证，他们的每一个成功都不仅使人惊叹，还应该引人深思。我对自己的研究比定在人文地理领域：西部人类的历史命运与生存环境的互动。这，也是我希望通过本书引起关注的。

五

可以说，怎样看待每一个曾经在西域进出的探险家，都会有争议。他们的功过得失该如何界定？我想以英籍匈牙利人奥利尔·斯坦因为例，做一点探讨。

众所周知，斯坦因是敦煌劫经的始作俑者。英国与印度的博物馆，有为数众多的斯坦因从中国西部获取的文物。同时，他如同斯文·赫定，在自述中记载了在西部（特别是新疆）的见闻经历。1901 年，斯坦因在尼雅河尾闾发现了著名的精绝遗址，其中包括一个楼兰王国时期的档案库。可以说，他与斯文·赫定在楼兰文明的发现过程中有大致相近的地位。1907 年，斯坦因抵达了楼兰古城。在新疆，他总是得益于斯文·赫定的探险活动。步赫定后尘来到罗布荒原，他首先前往罗布人的首府——“楼兰遗民”的家园阿不旦村，他需要供替换的骆驼与给养，特别是向导与信息，这些，除了阿不旦哪儿也得不到。距离阿不旦村明明不远了，驼队突然止步不前，原来路边出现了两个罗布人的伯克，伯克身着大清的五品官服，官服蔽旧，补丁摞补丁，而且大了几号，并不合身，但漂洗干净、缝补针脚细密，伯克们着装中规中矩。康熙时册封罗布人的首领为五品伯克，世袭罔替，从那时起，两位五品伯克就是清廷存在的权利象征。如今，他们特意来向驼队中的外国人（新疆官方称呼斯坦因为“斯得讷”）检验护照。1907 年是光绪三十三年，大清败落已久，可是作为身居地角天涯的大清子民，这是他们的职责与承诺。斯坦因将这个与考古探险无关的细节写进了自己的书中，并且为此感慨不已。他走遍西部，所到之处，各级官吏对其无不唯唯诺诺，从不敢拂“洋大人”之意，凭他的模样、派头通行无阻，根本不用出示护照。唯独在这罕见人烟的罗布荒原，却遇到不惧强权的、维护大清国（中国）国体权威的罗布人。

评价一个人物，不能离开他所处的时代。怎样评介斯坦因，与客观地介绍他的经历，无疑是两件事。

六

斯文·赫定的探险著作与他的探险活动本身一样知名。他的自传《亚洲腹地旅行记》曾被称为“科学的《西游记》”，有两个不同的中文译本，再版过十多次，今天仍拥有众多的青年读者。是不是一谈学术史就一定背离普通读者？是不是凡通俗的就一定缺乏内涵？其实，学问只有深刻不深刻的区别，对历史事件的描述只有真实不真实的判断，深奥或枯燥并非它的标牌或等级。而通俗也绝非必须与浅薄无味画等号。一本书只有成功不成功之分，通俗或是高雅，那不过是作者所执的写作态势而已。

至于这本书，我希望它既是通俗的，又是高雅的。

希望它通俗，主要是指从构思之初就做了面对广大读者的准备。希望它高雅，主要是指这本书中的一切——从引人入胜的探险过程，到因之而引发的反思——都不是随意写成的。

交出这部书稿，就还清了我对中国西部所欠下的一部分感情债务，而我也即将起程去作新的探险与考察。从河西走廊进入新疆的古道在很长时期都是新



楼兰古城的城徽——佛塔

疆与内地联系的咽喉要道，但自从楼兰亡国、草原之路兴起，以致现代兰新公路、铁路相继修成，它不再是东来西往的必经之路，已渐渐被人遗忘。“被遗忘”的丝绸之路将是我关注的新的重点对象。如果可能，我将再次深入到和田地区的大漠，去寻找自克里雅河中游西行直到和田河中游、北行抵达塔里木河的另一条“被遗忘”的丝绸古道……

亲爱的读者，意外的缘分也许会安排我们相逢于西部某个桃红柳绿的绿洲或风情万种的巴扎（民间集市）。到那时，如果你能体会到这本小书所给予你的一点点启发与帮助，我所付出的这一切努力，都得到了意料之外的超值回报！到那时，如果你已经能够读懂中国西部这部博奥精深的史诗，那我们的邂逅就不是人生旅途的一个毫无深意的驿站，而是一个全新的起点！

序

自19世纪末中国西部兴起探险考察热，至今已一个多世纪。这百余年来的西域探险史，是全部西域史的关键时期，有声有色，令人振奋，也存在着争议。时逢世纪之初，杨镰同志以其所著《寻找失落的西域文明》对百余年来的西域探险史作一番深入浅出的扫描，不但必要，而且有一定的意义。

早在1979年，我和同学去库车、拜城一带石窟寺实习时路经乌鲁木齐，在临时住地见到杨镰同志，我们的交往与话题，就从新疆的探险发现开始。本书立意之初，杨镰同志向我介绍过他的设想，他希望通过一部雅俗共赏的作品，来表达自己对新疆的情感。1968年，刚20出头的他就离开北京，作为“知青”前往天山北麓的巴里坤草原去“接受再教育”。此后十几年间，他在新疆当过名副其实的“牧马人”，在一个煤矿作过基层干部……直到1981年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录取，才回到久别的北京。离开北京时，他简陋的行囊中带了一部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的《亚洲腹地旅行记》，这部西域探险史名著伴随他度过了青春岁月。回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到北京，从事中国古典文学与文献研究，他仍自视为“新疆人”，不但出版过反映新疆生活的小说《千古之谜》、《青春只有一次》等，还写过有关新疆的论文与专著，并于1984年、1986年、1989年……一次次深入到塔克拉玛干沙漠和天山峡谷作探险考察。

上述经历，就成为写出了这本以西域探险为主题的书的背景。

在我看来，这是一本力求写出新意的书。出新，并不等于盲目否认成说，而以异端相标榜，就像鲁迅批评的，唐朝之后才是宋朝，不能为了标新立异，硬把它颠倒过来。出新要有坚实的基础。这是一本新疆探险史，但它的结构、角度、写法，不同于目前已经出版的中外同类著作，而是以人文地理及地域史——楼兰/罗布泊、于阗/和田——为经，以人物——斯文·赫定、斯坦因……以至彭加木——为纬，交织而成的。在具体描写过程中，力求客观、真实地作正面的叙述，透过过程，揭示出历史人物与事件的内在规律。特别是，借助自己的探险经历为铺路之石，有难得的现场感。比如，20世纪初和阗（和田）乡民斯拉木阿洪假造大批古代文书，使许多学者、专家走眼，大上其当，这是西域探险史上一件著名的公案。在《寻找失落的西域文明》的具体章节里，除了对事件来龙去脉作有声有色的描写，还就其历史背景及深刻的动因作了剖析，把伴随“西域考古热”涌现的在沙漠与戈壁寻找文物（“荒漠找宝”），作为总的着眼点，而把“阿洪文

书”作为这一大视野里的特殊事件。读过有关章节，给人留下了比较清晰的印象。

把自己多年来的观察、思考，作为认识历史事件的途径，是《寻找失落的西域文明》的另一个特点。西域探险史有许多难解之谜，中外学者作过相应的探讨，并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在这本书中，作者避免那种“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式的悬想，也并未写成论战式的学术专著，但他没有回避那些人云人异的难点。比如，罗布泊是不是游移湖，可以说是世纪难题，而作者则从另外的角度，指出罗布泊的特征就是游移，它的游移不存在具体周期，而是由塔里木河、孔雀河两条河——而不是只由塔里木河自己——决定，而孔雀河、塔里木河是楼兰文明的父亲与母亲，相比之下，孔雀河更为关键。进而论述了博斯腾湖的消长与罗布泊的盈溢游移的关系，提出不能忽略千里之外的博斯腾湖对罗布泊历史命运的深刻影响。在论述过程中，他将多年来深入塔里木地区的考察观感，溶入立论的基础。当然，这个新观点还有待实践的检验，但可以作为一家之言。再如，对于“罗布泊的弃婴”——探险史上著名的阿不旦渔村和罗布人的世袭领主昆齐康伯克的家世，对于和田河中游的玛札塔格的描述，也都得助于自己的实地见闻。

当然，这本书有不足之处。比如就西域探险史而言，除楼兰/罗布泊、于阗/和田之外，龟兹/库车，高昌/吐鲁番，北庭/昌吉等等，也相当重要。只取前两

者，是不足以反映出全貌的。

1996 年是丹丹乌里克与喀拉墩古城发现一百年，21 世纪的开始，就是楼兰古城发现一百年了……西域的考察与研究进入 21 世纪之际，《寻找失落的西域文明》的写作与出版为我们提供了认识历史与反思历史的平台。

宿　白

目 录

导语 / 1

第一部
千 古 疑 谜
（楼兰 / 罗布泊探险发现）

罗布荒原的魅力 / 2
彭加木之谜 / 3

上编 楼兰——没有源头没有结束的传奇

张骞凿空与楼兰王国 / 6
永远醒不来的噩梦 / 7
初入中国史册 /7

一、兵戈与牧歌 / 8
第一个探险家的报告…… /8
汉朝在西域初露兵锋…… / 9
汗血马的索取 / 10
冒险家傅介子 /10
楼兰改国名鄯善 / 12
西域的“战国”时代 / 13
班超重构西域政治格局 / 13
中原势力从西域淡出 / 15

二、经行者的一瞥 / 15
法显抵达佛国鄯善 /15
过客宋云 / 16
唐僧玄奘和真实的“西游记” / 17

古国覆灭三部曲 / 18
亡国君民寻找新桃源 / 20
晦暗难明的新时期 / 20
马可·波罗见闻 / 20
罗布泊岸边的神秘村落 / 22
来历不明的楼兰文明 / 25
蒲昌海畔的原始居民 / 26
最难行又最关键的古道 /26
探险家再现楼兰身影 / 27

三、两个楼兰 / 23
罗布泊与黄河正源 / 23

中编　走进史册的探险家

伊循——古屯城 / 30
探险家的支撑点 / 30

一、荒原情结——斯文·赫定的发现 / 31
新面孔出现在喀什噶尔外侨社交界 / 31
走进“死亡之海”的驼队 / 32
几个不应遗忘的人 / 33
六十泉的炊烟 / 35
幸运的野鸭子——奥尔得克 / 36
楼兰古城的发现震惊考古界 / 37
楼兰——“紧张国家关系的纪念碑” / 39
重返中亚 / 40
荒野的信息：罗布泊“回家” / 40
因祸得福 / 42
现代神话：罗布泊“复活” / 42
令人神往的“处女航” / 43
与奥尔得克重逢 / 44
新的孔雀河与新的罗布泊 / 45
“罗布女王” / 46
从东向西的最后冲刺 /47

二、捕捉幻影——斯坦因与楼兰 /49
一时瑜亮 /49
《鲍尔探案》的副产品 / 49
丝绸之路热开始升温 / 50
沙漠假期 / 51
寂寞的绿洲——民丰/尼雅 / 52

初见佉卢文木牍 / 52
耐心与运气 / 53
大玛札风光 / 55
胡杨与古河的葬仪 / 55
尼雅遗址——沙埋庞培 / 56
楼兰“复活” / 57
精绝秘史与废弃之谜 / 58
不速之客 / 59
米兰天使 / 61
踏上千年无人古道 / 63
库木库都克——悲剧的舞台 / 64
盖棺未能论定 / 65

三、另一个意义上的取经僧
——橘瑞超西行 / 65
探险考察的新视角 / 65
探险家与探险著作 / 67
橘瑞超怎样找到楼兰古城 / 68
忘记密码的密电 / 69
大玛札和古国精绝 / 70

四、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旗下的
中外探险家 / 71
深入罗布无人区的孤军 / 71
土垠遗址 / 72
荒野的召唤 / 73
陈宗器与雅丹 / 73
古海盐滩 / 74
探险队里的罗布人 / 75
泥塔——楼兰的城徽 / 75
罗布泊的“舰队巡航” / 76
家信与乡情 / 76
忘年交 /78
“小河”与贝格曼考古 / 78
“戈壁组”里的瑞典人 / 80

五、彭加木传奇 / 81
罗布泊之恋 / 81
干涸的巨泽 / 81
彭加木失踪 / 82
纵贯罗布泊湖盆 / 83
彭加木失踪的联想 / 84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